



福建僑報



OVERSEAS CHINESE NEWS OF FUJIAN

發往120個國家和港澳台地區並在美國、菲律賓、印尼、澳大利亞、南非、匈牙利、英國、阿根廷、波蘭、西班牙、阿聯酋、及台灣地區落地印刷發行

2022年11月19日 星期六 印尼版 第935期



程偉杰，號墨升，瀚墨堂主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高級工藝美術師；福建省新文藝群體藝委會委員；福建省美協山水畫藝委會委員；福建省畫院特聘畫家；福建省人大書畫院書畫師；海峽道教學院副院長兼美術教研室主任；福建省逸仙藝苑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八閩文化藝術 海外推介



程偉杰的邊境世界



元宇宙的出現，打開了藝術創作的“窗口”。它讓想像踏上騰飛的翅膀，讓縹緲無所依的夢境落地花開。祇要依存我們的“心”，通過“臆想”，就可以創造一個沒有邊境的逍遙世界，讓我們的心接壤萬物，飛騰萬里。這是心的“花開”——心的“綻放”——夢的“回歸”，是“我思故我見”的全息展現。

程偉杰，號墨升，瀚墨堂主人。1999年，考入福建師大美院，主修藝術設計專業，兼習工筆花鳥。他繪畫功底扎實，想象力豐富，有着異于常人的思維、獨特的視角。

他廣拜名師，傳于心、承于藝，采眾家之長，祇為探索出一條自己的路，這是他多年無盡的追求。

他不斷打破自我，追求藝術的真諦。他深知元宇宙是對人類生命價值的重新構建。

科技發展至今，即將迎來新的數字文明和人類的精神世界。對程偉杰來說，傳統繪畫該何去何從？人文與哲學、虛擬與現實，要呈現出怎樣的藝術世界？

“我”的水墨、“我”的聲音，不斷呼喊着程偉杰走出僵化的狀態，用心構建自我精神的中國山水畫之路。元宇宙的概念讓他豁然開朗。近期發來的這些元宇宙系列山水便應運而生了。作為新時代中國畫創新創造探索者，程偉杰已經突破了固有的邊界，走向了中國山水審美的新意趣。

他試圖用藝術的方式讓人們感受到畫境里的宇宙本質，體察到遵循美好願望的理想。品讀賞析這些作品，我們發現程偉杰有了他自己的邊界語境，通過多角度多場景的藝術疊加和拼接，讓我們看到了邊境繪畫的語言。田園、都市、各類建築與山水融合，用暖色表現走向美好的未來世界。這些山水作品，他帶着自己的“心”，臆想的“幻化”，讓無盡的“境”由心而生，入境化景，富有新時代生活的生命之感呼之欲出。

他營造一種引人入勝的生活氛圍或場景，一方面成為有效的溝通，另一方面喚起了我們的重新思考；尤其在幾何構圖邊境場景中，或小橋流水，或田野人家，或十里長亭，或江南紅花，粉牆黛瓦……或白晝或星辰，讓人不斷地記憶、復述、交流與反思。詩意山水的暈染，讓我們有了玄妙的遐想，并渴望抵達的生活之境。莊子曰：“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

我們的“內在”世界，同“外在世界”之間有一種比歷史更原始的同構對應關係，那就是精神。他把山水畫成了亘古未見的精神奇觀。

其山水以橙藍為主調，沉穩而不失溫婉，筆性靈動，以書寫的形式敘述，取法為上，不失大雅。縱觀其作品，我們感受到鮮活的時代氣息，這種氣息是一個群體像。

在這些作品中我看不到他的“我”象，更感受到萬物無常不是像。一水一墨，一花一草，一石一景，一山一水，都有人的體溫

和人情味。作品的藝術共同感，不是作為私人情感，而是作為共同的情感保證審美判斷的普遍贊同，是先于個體的公共基準。也就是說，共同感是個體擺脫私人局限而“置身每個別人的地位”的自主活動所達到的狀態，個體性首先處在深刻的張力中。

他試圖通過“我們認同”，而不是“我”與“你”的個體集合的“自我認同”。再者，他不斷融幻象與心境于一體，讓我們更感受到這些山水致雅的可貴性。我自認為一個時代應有一個時代的作品，由于繪畫語言的豐富性及水墨表意的多重性，過去傳統文人山水畫很難表現現代人在信息爆炸的時代語境下微妙的真實生存感受和體驗，亦或說這種多樣讓人變的麻木和驚悚，需要以多質感，多邊界的繁復，甚至迥異的幾何表現，再次調動起我們對於生命存在的感受和體驗。

再賞析這些作品中，給我另外一種衝擊和震撼，那就是作品背後可以讓我們亦幻亦真的沉浸式遨遊。我仿佛看見程偉杰心存一縷陽光。那一縷澄明，那一股溫存，亮亮了以後就是一種力，就是一種握在一起櫛風沐雨沒有陰影的實體語境山水。祇

有藝術把現代分裂的一切——膨脹的需求體系、抽象的理想道德和專業化的理論帶出到同感的開放天空下，美和趣味的社會特徵才能更好表現出來。

程偉杰這些作品，似璀璨烟火，似華麗錦袍，似溫柔的羔羊，是他追求的自我的精神創造，是靈魂的自由，讓我們在當下渴望閑適愜意的美好，有了新的喚醒。

程偉杰，在現實與虛擬世界中，他找到他所表達的中國山水畫語境，扎根古韻，依托現實，以超高的審美學識，讓我們看到心靈本源，發掘再出發的魅力，也讓我們對他這些新時代中國山水畫引發新的思考。他融入諸多設計元素，又有整體布局，讓自然風景幻化他心中的風景，似象非象、似意非意、氤氳夢幻。

他創作出了一幅幅令人贊嘆不已的新時代山水，以其鮮明的山水特質，濃鬱的時代芬芳，新穎地構繪起他的中國山水畫藝術精神。

我相信他這一探索將會掀起一股中國山水畫新的創作熱潮。（筆間）